

四十六集电视连续剧



里扬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远东一梦

里扬 著

谨以此书

献给所有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们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里扬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东一梦 / 里扬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5313-3252-7

I. 远… II. 里… III.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36878号

远东一梦

责任编辑 唐惠凡

责任校对 杨晓倩

封面设计 陆 静

版式设计 老鸭坊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029

传真 024-23284391

购书热线 024-22936531

印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440 千字

印张 16 插页 2

印数 1—3000 册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3812199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拍摄此电视连续剧者, 必须征得作者同意。

特将此书献给画家——我的父亲
孙象贤先生，愿他地下有知！

女儿 冰轮

前言

里 扬

七年前《远东阴谋》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在中央一台黄金时段播出，这部作品由刘鹏越执笔，林兆良主持从创作到演出，我的女儿韩彤也是作者之一。我常旁听他们讨论、捧演，很受启发和感染。之后，林兆良同志便邀请我写第二部、第三部，我觉得难度太大便未敢接受。事隔几年，这个“抗日”的主题在我心里像块肿瘤似的逐日膨胀，它使我蠢蠢欲动。

列宁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家仇国恨是难解难消的。我的祖籍是天津，祖父兄弟三人原都是天津的华炉工。在父亲不满二十岁时被其伯父召之上海，要他接替他的买卖(大中针厂)。父亲不愿经商便偷入了美术学校。他的书法、绘画都颇有天赋，又不甘寄人篱下，便回归东北母亲的家乡——一个偏僻的小县城。

在日伪时期，这里是中国人难于喘息的地方。父亲来到这里，久而久之，显得才华出众又为人正派，很有人望。日本人便物色他为协和会会长，父亲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个人所不齿的汉奸职务，他因此被认为“思想不良”。他曾写过“思家乡，念国土”的对联，因此表面上要抓他劳工，实际要抓他“国是犯”，从此父亲便闻风而逃。

父亲过了几年抛妻别子，隐藏他乡的流浪生活，后来在铁岭银州电影院画大海报，不幸又偶患痢疾，贫病交加。唯一能护理他的表兄又身染白喉，在临终前只留给他一剂鸦片(为治病疾)。当父亲被人发现时，只见他的屋里到处是苍蝇，头顶上一盆冷水，



2000年8月 金婚纪念

手趾脚趾全是青的……我可怜的父亲，究竟是自杀还是病歿？至今谁能回答我？

“抗日”！如今赌在我心口窝的这个毒瘤有了答案，我要用我的笔当做利剑，我要用犀利的语言戳灭敌人的灵魂，我要用标点附号化为子弹，射进他们的狼子野心。他们为什么这么欺负我们中国人？

我要用文字来刺杀，来战斗，来复仇，来拯救人类，这是我的夙愿，也是我的座右铭。

多少壮美的少年，多少美满的家庭都被这场残酷的战争给毁灭了，想起来真是水光暗淡，心绪茫然！在冥冥之中仍有血光在漫漶。然而我整天投入到资料之中，仅有的书是不够的，幸亏我们的老同学（东北大学同学）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后来我们又是华大同学）潘喆兄，多亏他为我借到《日本天皇》三本书。（作者[美]戴维·贝尔加米尼著）。我多希望见到您。

这部书除了一丝不苟地写出历史的真实框架，其他凝练程度，

使我无法贪婪。但总该谢谢他，给予我方向，我可以根据这个历史的框架，搭起戏剧的桥梁，再合理地安排人物，情节让他们在我的领域中活动起来。包括它的细节也则需要厥高的睿智和灵机才能完成。我要完成，我有这个决心和信心去完成。

感谢我有个顽强的性格，在我面前没有趟不过的河，没有登不上的高山，执笔三年的日日夜夜，我整个和人物生活在一起，他们哭我流泪，他们笑我也欢喜，他们流血我心疼，他们死我……我也几度发昏。任何作品都是作者心血的结晶，他们的一时一事，将是我的一世一生。

这么偌大的作品，当然人物是有虚有实的，如西园寺公爵，一位崇尚西方文明的藤原氏贵族皇胄的老人，他不主张结婚，喜欢情妇，彼此不爱施个礼就走；也不要亲生子女，喜欢抱养螟蛉之子。他多才多艺很有风趣。他是日本三朝元老，主张睦邻友好，反对天皇，主张君主立宪。国际间谍人物——佐尔格，他是理想主义者，真实的人物，超现实地推行和平主义，反对战争。他是中国农民的朋友，在上海工作很久，他在日本干了好事竟被绞死。他死后的四十六年苏联为他平了反。这是个可歌可泣的人物。美珏公主爱佐尔格，可父亲闲院宫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她多次劝说请求都无济于事，终不免要把他俩送上断头台。他们的爱情是惊天动地的，他们的斗争也是死去活来的。还有头号人物伍代光宗，他是被日本错养的中国炎黄子孙。他和他的“胞妹”错综复杂的戏更多，故事情节扑朔迷离，动人心弦。

至于其他人物如慰安妇的蹊跷遭遇，父女节烈……

这个戏虽然是写战争与战火中的中日人民，但我是着重展现人民多灾多难的生活命运给人看。

在语言上，我一向崇拜莎士比亚的语言格律，尤其在戏剧中我是“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如天皇与佐尔格关于拿破仑的论争和美珏与闲院宫的对话，都是句句生花节节动人的，既有诗意又和于生活语言。亲爱的读者，假若此戏能有机会通过与我知音的导演把此间人物立体化，那将是我三生之幸。

法西斯主义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出现的厉行恐怖和独裁的政党。1919年墨索里尼组织武装，代表本集团利益，一贯从事暗杀、恐怖及破坏活动。竭力推行侵略政策。在二战中日、德、意三国联盟，终不免成为世界所不齿的战败国。法西斯主义也早就被摒弃到历史的垃圾堆。

日本人民是被他们牵在战车上的奴隶，他们终会觉醒的，会同正义的人民一道，翻身起来呼喊……要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建立劳动和谐的社会。

法西斯的主张，你们也应该转变为守法的国家，守法的人民才是你们的前景。

本书除了我两位好友鲁煤、杨哲民为我写序外，还有《沈阳日报》记者陈风军为本剧启动的第一位报道人。最后一篇是辽宁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建中，他是我多年好友，第一位通读本剧并热情地写完剧评，如今我把它当做压卷作品刊后。还有沈阳市文联领导于连胜、王哲年以及张宝海同志。

以上诸位好友，里扬在此一并谢了，感激万分！

序

鲁 煤 杨哲民

《远东一梦》四十六集电视连续剧是里扬新近的大型力作。我为本剧写序有些力不从心；只能从她和杨哲民的深厚关系上谈起，她们相沫以共才更为充实。

1949年3月（北京刚解放）中国革命大学刚成立，杨哲民、里扬、杨荣等人在革命大学文工团写作组写剧本。她们经过伟大的洗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她们一同打着旗灯从西苑绝步奔向天安门，欢乐的日子夜以继日……

在这同时，杨哲民和里扬共同写过第一个剧本《胜利走向工作岗位》，这是她们在文学事业上迈出的第一步。

“少年不知愁滋味”，就在这年除夕的晚上，她们讲起家乡，趣事，以及自己不雅的小名……弄得大家欢笑不止；正在这时有人说：“鲁煤来了。”于是大家收起狂笑，忙着要替杨哲民“相看女婿”。

里扬是从老华北大学调回来的，在华大时她见过鲁煤写的《红旗歌》彩排，并且到达石家庄大华染织厂，聆听过大梅和马芬姐生活原型人物的自我介绍，这是真实的经历。从此，我们也成了熟悉的朋友。里扬介绍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写工人阶级形象的作家呀！”说得我面红耳赤。

—

我面对着书桌上高可盈尺的四十六集电视连续剧《远东一梦》手稿，八十高龄女作家里扬同志的新作。写的是从1931年“九·一八”日寇开始侵略我东北，到1945年8月彻底战败日本，日本

投降。揭露了日本十四周年的侵华罪行，和我中华民族奋勇抵抗、坚持抗战，终于取得全面胜利的历史进程。我思考着、品味着它，极感欣慰与满足，充满对作者的敬意与感激。这是因为：她完成了我最希望她写的重大题材，深刻的主题思想传达出我最想高喊的声音。它就像是我自己的著作一样令我倍感亲切。

正值此刻，我身边修理电线的男青年技工突然住手问我：“鲁爷爷，这些历史早过去了，还写他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在怀旧？”

我意外、愕然。想向他解释，但千头万绪，从何谈起？我犯懒了，打开我新出版的诗集《在前沿》中的以下这首诗，交他去读。

再唱抗日的悲歌与战歌——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首都六千名“老红军、老将军、老战士、老干部革命历史歌曲大汇唱”，与1995年8月5日在首都奥林匹克体育馆举行，我参与其中。

歌词从未陌生
曲调没齿难忘
我熟悉他们
他们也熟悉我

五十年前的十五年、八年间
高唱抗日的悲歌和战歌
从童声唱成男高音
从少小唱成青壮年
从国破家亡的逃难
到跃上救亡、民主斗争的前列

奉上全部青春与喜怒哀乐
时刻准备抛头颅洒热血
这就是我们那一代的日常生活

这就是炎黄子孙本能的选择

如今，五十年过去了
依然是那般心态
依然是那种感觉
我又体验着那忧患与危机
那全民抗战的烽烟与肉搏
三千万无辜乡亲和前方将士的白骨
在我神州焦土下织成网络

因此，如今我
再唱抗日的悲歌和战歌
这不仅我在回首五十年前
更因为我在注目今天和未来的岁月
极目海天深处云诡波谲
秋风扑面，引起我深长的思索

每次听靖国神社传来噪音否认侵略
我就会突发义愤，心脏要炸裂
只要它军国主义腐尸妄图复活
我就要返老还童，重新站在今天
保卫祖国的晚辈子弟兵行列

1995年8月30日北京

我于1937年7月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就泣别河北省老家逃亡河南，时年十四岁。从苦难的流亡，到长大参加抗战，直到九年后才重返故乡与亲人见面，但有的亲人因遭日寇残害，早已含恨去世了。这一首诗，是写我在五十年后，参加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盛典时的心绪。而去年，作为一名抗战文艺老兵，我又参加了党和国家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隆重庆典，但我没有

再写新的诗作，因为我的心态与十年前依旧，我的义愤与誓愿依旧。而我完全相信，和我同样遭受过日寇侵华苦难的革命老战友里扬同志，和我有着完全相同的心绪、相同的义愤与誓愿。而她的这部四十六集电视连续剧，也正是发出了和我一样的高声呐喊！

二

历史已经过去了吗？

是的，自从日本投降以后，中日两国在铁火硝烟的、有形的物质战线上的生死拼搏早已经过去了。我国政府对日本实行国际人道主义，为了避免给广大无辜的日本普通民众增加经济负担而豁免了应向日本索取的战争赔偿。战后的日本政府向我国表示了“反省”与道歉。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多年来，日本政府中与民间的众多有良知的有识之士，与我国友好往来，为构建睦邻友好而努力。回想前西德总理勃兰特曾专程到奥斯威辛犹太人墓前沉痛下跪，为希特勒法西斯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大屠杀而彻底悔过、认罪，为此，战败的德国民族获得了世界人民的谅解与赞许。相比之下，日本对中国的“反省”、道歉，是何等矜持与勉强！但是，我们还是宽容了他们，期望两国共同努力，世代友好下去。

但是，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在二战历史认识问题上，和我国保持着巨大差距。他们时隐时现、时起时伏地表现顽固坚持军国主义侵略立场，拒绝和我国真诚修好，实际上潜藏着对我国（及韩国与亚洲诸国）人民的仇视。远的且不说，仅以近年来的情况举例：他们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日寇的侵略行径，误导该国一代青少年，毒化他们的心灵。有的日本首相及诸多政府高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对其中供奉的、被同盟国军事法庭判处极刑的日本最大战犯顶礼膜拜，奉他们为最崇高最伟大的民族英雄，默默中矢志继承他们的法西斯武士道精神。他们否认南京大屠杀罪行。新世纪以来，美籍华裔张纯如女士所著《南京大屠杀》一书，甚至震动欧美诸国，激起声讨日寇罪行的浪潮，以至近年来我国以及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以此题材已经和正在拍摄的电影竟达十

部之多。但在此时期，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却逆流而动，继续坚持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他们在世人面前丑化、败坏了自己国家的形象。他们千方百计想申请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而遭拒绝，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了。二战期间，日本从被侵略的亚洲多国强征慰安妇二十万人，充当他们数百万军队的性奴隶，但拒不赔偿。早在1993年，日本政府虽对慰安妇问题作过道歉声明，但日本自民党内很多人长期以来攻击这一声明，企图彻底抹掉日本战时暴行记录。不久前，美国众议院通过法律草案，呼吁日本人对慰安妇问题“正式承认并接受历史责任，同时进行道歉”，并先后派员去美国游说，就他们针对慰安妇与南京暴行所提的“反日运动”灭火……

以上种种，形势严峻，充分表明物质战场上的血火战斗结束后，精神战线——政治思想战线的“谁胜谁负问题”远没有解决，日本右翼历史民族主义并没有投降。近八十岁的女作家里扬，正是对这种形势忍无可忍，终于拿起笔写作《远东一梦》，揭露当年日寇的侵华罪行。

三

里扬，何许人也？

当她还是四岁的幼儿，入侵的日寇首先占领了她的故乡沈阳，她就成了一个失去祖国的小亡国奴。父亲是长于绘画艺术的文弱书生，为人正派，有人缘，日寇因此物色他当维持会长——他们统治中国公民的爪牙。他誓死不当无耻的汉奸，日本人视他为“国是犯”，要逮捕他，以至他抛妻别子，辗转他乡逃亡生活，终于贫病而死。里扬受株连，日本人也要抓她，无奈她也背离故土，谋生、求学。她满怀报仇救国雄心，历尽坎坷，最终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这就是里扬灵魂的根。

新中国成立后，里扬从事文学创作，1957年被诬定为“右派分子”，蹲监狱三年，被下放农村劳动十多年。1979年平反后，又从事创作及编辑工作。在近六十年间，写了多部长、中、短篇小

说，其中《白桃》是成名代表作，《归来》被选入《二十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押头》《湍急的风定河》获省市文学奖，做出了可观的成绩。离休后本可松闲地颐养天年了，但她时时关注着日本在二战历史认识上的表现，期待他们能以前西德首相勃兰特为榜样彻底悔过认罪，以疏解自己胸中积淤几十年的仇恨不平。但是，一年年过去，越等越等不来。她就这样沉潜在所谓“怀旧”中不能自拔。她痛问苍天：日寇对中国十四年的血腥侵略，给几代亿万中国人造成终生不幸的命运，而右翼顽固分子竟不承担罪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欺辱中国人？！——于是她要奋起行动了，我在前引拙诗中曾宣誓：“只要他军国主义腐尸妄图复活，我就要返老还童，重新站在今天保卫祖国的晚辈子弟兵行列”，但是，我们毕竟老了，已不可能像当年少壮时冲上铁火硝烟的战场，只能拿起笔做刀枪，在精神战线上与军国主义势力殊死较量了。这正是我们这些战争亲历者的优势，也是责无旁贷的神圣义务。里扬就是这样满怀忧患与义愤写作《远东一梦》，用以反击右翼势力，向世界人民揭示日寇侵华真貌，帮助日本青少年如实认知二战史实，也教育我国青少年勿忘国耻，并关注当前形势，击败日本右派保守势力，保卫东南亚和世界和平。

里扬营造了剧本的恢宏结构，把剧情在中国、日本及东南亚广泛展开。她着意追求莎士比亚式情节的生动与丰富，追求故事的悬疑传奇性。同时，着力刻画人物命运，塑造了日军首脑及我抗日英雄等一百多正反面人物形象，大多栩栩如生。在台词方面，她追求语言的哲理性与个性化魅力。在刚刚过去的连续三年间，她一面抓紧写作，一面心怀焦虑，唯恐“天不假我以永年”，“壮志未酬身先死”，她抓紧生命的分分秒秒，做此生创作的最后冲刺！她终于胜利完成任务，但心脏病加重，住进了医院。

八十高龄的里扬诞生了崇高爱国主义的皇皇巨著《远东一梦》，《远东一梦》塑造了里扬这位崇高爱国主义的巾帼英雄，我谨此致贺！

2007年3月8日于北京和平家园

序 幕

菱刈隆 日本大将，被裕仁天皇任命为中国——满洲国大使。此人穿着夏布和服，佩戴着家传的古老式武士军刀，手持古扇，一个劲地在摇，高视阔步，由远渐近。

渐近……一面抽了武士刀，向空中一挥，狂笑不已，换上军装与佩带，一面左右端详自己的凶相，很满意自己的武士道精神。在日俄战争中他立下军功，不可一世：“这是我在日俄战中的辉煌战绩，天皇对我褒奖有加。”手舞足蹈，丑相百出。

从外观上看，菱刈隆颇像中国京剧在 20 年代曾流行上演过的阴曹地府中的判官，他架势非凡，在阎王面前狐假虎威，在小鬼面前又凶狠无比。菱刈隆一到满洲，就盛传一年前要满洲付出代价而实施的为非作歹行为要合法化和系统化。菱刈隆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杀手，更是一贯敲诈钱财的恶魔，早在日俄战争中就已犯下这些罪行，而今来到中国更是重操旧业。

菱刈隆 （穿上军服，高举刺刀，怒目圆睁，满含着贪婪的欲火向被他绑架的肉票）你这年轻的钢琴家卡萨佩，请你站起来让大家看看你的风采，高高的个子，标准的身材；伸出你的手，你巧妙的手指和你的身材一样——颀长、可爱。但是你的青春是这样短暂，瑰丽的年华，却遭到暴风骤雨般的摧残。像晴天霹雳般难以忍受。这都怨你的国家无能，文官腐败，武官崇尚军阀割据，结果弄得国犹不国，家犹不家。还空喊着我们“地大物博”，请问你们开辟多少矿山，架起多少桥梁。在干涸枯槁中生活的庸民，也只有逆来顺受。来吧！还是让我伸出刺刀挑起你们的生命线，要怕就怕我们，要杀，我们就杀掉你们！在这个地球上不需

要你们这些占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累赘。要说累赘也似乎太过分，应该说你们只配当奴隶，你们慵懒成性，不用大脑……

卡萨佩 不是的。我们有许多科学家发明指南针、印刷术……

菱刈隆 你们的印刷术多少年后才被英国所用。你不要猖狂，你说说你自己的能力，你不就是一介白面书生，为统治你们的高官显赫吹打弹拉吗？不要说你，就连你爸爸也不过是知识界的老朽，读起古书，哼哼呀呀，一股酸臭气味。但是，他很吝啬！很遗憾，他积攒一生的家业都不足以赎回他儿子的宝贵生命。（在地下踱步，又急转身）再伸出你美丽的手指让大家看看，这是多么巧妙而灵动的手指啊！在它的玲珑剔透之中演奏过多少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比尔……世界上多少大音乐家的曲子，这一切都将和他告别，不出二十分钟，你这些手指都将成为血淋淋的泥棒，像小孩子们吃的冰糖葫芦一样，来人啊！先敲掉他的手指甲！

卡萨佩 （无奈地，高呼）爸爸！

菱刈隆 我们就是等你爸爸来才敲掉你的指甲，他不来，我们就要割掉你手指的下一段，我知道这十指连心。快动手！

老卡萨佩 （上）请慢动手！

菱刈隆 你来了，正好！你带来多少赎金？我知道，你是个财主。

老卡萨佩 对不起，菱刈隆大使，请您宽待，我只有这些钱……

菱刈隆 宽待？宽待你，别人怎么办？你的赎金是十万美元，你这才拿来一万二千美元，还差八千美元。我再宽待你，也不能容忍你这种吝啬，你用你的吝啬来疼爱你的儿子，我不能不用我的贪婪满足我女儿的奢华。你知道，佩戴着璀璨钻石的她们的手指要比你儿子的手指高贵得多！

卡萨佩 简直是强盗的逻辑！

老卡萨佩 儿子，强硬对我们不利……

菱刈隆 我的女儿是美丽的。（自我陶醉）

卡萨佩 你女儿再美丽也掩盖不了你的丑恶。

菱刈隆 年轻人，卡萨佩，你不要再骄傲了，你的生命在我

的掌握之中，一会儿我敲掉你的手指，你立刻连蟑螂都不如。

老卡萨佩 （痛苦地）儿子！……

菱刈隆 老卡萨佩，你没拿来两万美元就不配做他的父亲。

卡萨佩 父亲，你永远是我的父亲。

老卡萨佩 求求你，日本的大使先生，我儿子是个钢琴家，他的双手比我的心都重要，你还是砍掉我的双手吧！

菱刈隆 你的双手值什么钱？我就是让他这钢琴家的双手，今后不要叫他在那黑白的琴键上跳动，还是让你这个当爸爸的打算盘吧！是要美元还是要儿子，现在还来得及……

老卡萨佩 （悲伤地）请您再宽限我五天，我一定……

卡萨佩 爸爸！

老卡萨佩 请救救我儿子的两只手……

菱刈隆 再宽限五天，那就不是两只手的问题了，那就要再砍掉他两条腿……

老卡萨佩 大使先生，大使先生，请宽限五天……

卡萨佩 （激愤地）爸爸！

菱刈隆 不能再拖下去了，来人哪，赶紧掀掉他的手指甲，然后再削掉他……他爸爸的心是冷酷的，来吧！我的刀子是火热的。来！来！来！先掀掉他的指甲！

卡萨佩 （嗷嗷尖叫）强盗！你们是侵略中国的强盗！

菱刈隆 骂得好，我们就是强盗！（他看着卡萨佩血淋淋的指甲）这尖尖的指甲不要少一个，然后再削掉他的一节手指。

卡萨佩 （渐昏过去）爸爸……

老卡萨佩 求求你们这些强盗，不！太君，请宽限五天，不要再砍下他的腿……

卡萨佩 （渐渐醒来）请你不要来了！不要再要你的儿子，他掉了两只手，就是保留他两条腿也是没用的。我的生命只有复仇——

这里像血淋淋的屠宰坊。一群满洲国富商们以及一些小市民都跪在那里，有的被割掉耳朵，有的被砍断了腿，还有的在递着